



良心茶遊記

●良心

駝峰航線奠基人(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迅速佔領了香港，並進攻東南亞地區，香港與內地通道徹底被日軍封鎖，滇緬公路也岌岌可危，這給中國抗戰帶來了巨大困難。蔣介石認為，開闢中印空中運輸通道以保障美援物資輸入中國，已成為中國迫在眉睫的戰略需求。

但當時美國政府內部對開闢中印空中航線的危險性顧慮重重，缺乏信心。與此同時，美國高層和軍方對日軍南進戰略的瘋狂估計不足，對開闢空中走廊缺乏紧迫感。

當時美國軍方還曾建議蘇聯開放遠東和中亞領空，開闢經中亞到中國的空中航線。但蘇聯一直不肯向美國開放遠東和中亞領空，這主要源於當時複雜的國際政治格局和蘇聯自身的戰略安全考量。蘇聯為了集中力量應對歐洲戰場的納粹德國，於1941年4月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承諾互不侵犯。為維持這一條約，蘇聯避免在遠東地區採取任何可能被日本視為敵對的行動，包括允許美軍飛機飛越其領空。蘇聯擔心若開放領空，可能被日本解讀為蘇美軍事合作，從而破壞條約，引發兩線作戰風險。與此同時，儘管美蘇在二戰中是盟友，但雙方互信有限。蘇聯始終將遠東和中國地區視為其核心安全地帶，尤其擔心美國勢力通過空中通道滲透。蘇聯不願讓美國的航空力量進入其腹地，以免在戰後形成「既成事實」的軍事存在，影響其在亞洲的主導地位。

其實蔣介石一開始就對蘇聯開放遠東中亞領空不抱希望，對美國在為中國開闢空中運輸線問題上的消極態度也有思想準備，因而早就命令當時承擔中國戰區戰略運輸任務的中國航空公司率先加緊探索開闢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空中運輸線。中國航空公司早就成為駝峰航線的開拓者與先行者。當時身為中航核心人物、中國航空公司副董事長的邦德也自然早就成為開闢空中航線勘測設計的先驅和主要奠基人。

據有關材料披露，1940年11月，邦德就與中航美籍飛行員伍茲一起，對緬甸北部至中國雲南的航線進行了首次空中實地考察，實地勘測地形、氣象條件並尋找合適的備降機場。這次

飛行首次探索了後來被稱為「駝峰航線」的區域。正是這次勇敢的探索，為駝峰航線的開闢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和決策依據。1941年初中航美籍飛行員伍茲又駕機勘察試航，開闢了由印度加爾各答—汀江—中國昆明—重慶的航線。後來中航飛行員又在這條航線上完成了歷史上首次從印度汀江到昆明的載貨飛行。這些先行先試為後來的駝峰航線的確定和駝峰空運計劃的制定打下了基礎。根據公開資料，中國航空公司在1941年下半年就進駐到印度汀江機場。1941年12月，日軍進攻緬甸，滇緬公路面臨被切斷的威脅。為應對這一局勢，中國航空公司迅速行動，於1941年12月8日開通了從重慶經昆明、臘戍至加爾各答的國際航線，以維持海外物資通道。這就是後來的駝峰航線南線，位於印度東部阿薩姆邦的汀江機場成為中航的一個重要基地和空中航線的中繼站。

駝峰航線南線主要是從印度東部經過緬甸北部喜馬拉雅山南麓到中國的西南地區。這條航線所經過的喜馬拉雅山南部地區，海拔高度相對比較低，飛行距離也比較短。但是如果緬甸被日本佔領，南線容易遭日機攔截，就很不安全。因此還必須儘快再探索開闢更北邊的航線，也就是後來的駝峰航線北線。北線經過的喜馬拉雅山區，雪山冰峰林立，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地形險峻，氣候惡劣，風險極大。但眼看緬甸被日本攻陷在即，風險再大也必須儘快勘測試飛北線。為了實地考察北線，掌握有關北線的第一手資料，邦德再次親身冒險，帶頭試飛北線全程。這一次試飛執飛的是一架C-53運輸機，機上載有20多位乘客，其中還有中國政府要員。航程是從重慶起飛，經雲南昆明，飛越喜馬拉雅山東部，到印度東部汀江，再飛抵印度加爾各答。C-53運輸機是美國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基於DC-3客機改裝的軍用運輸機，綽號「空中卡車」，是當時最先進的運輸機，在二戰期間被盟軍廣泛使用，發揮了重要作用。

邦德是從昆明機場在飛機起飛前一刻才突然跳上飛機的，他連個隨從也不帶，更沒有人前



●宋子文在美國為開闢駝峰航線游說。

作者自圖

來送別。為了能更好地觀察飛行狀態，邦德走進駕駛艙，讓副駕駛到後艙休息，自己則坐到了右座，副董事長開始成為本次航班的副駕駛。在飛行中，飛機先是遇到濃霧，被團團濃霧圍住，只能做儀錶飛行，也就是盲飛。剛衝出濃霧，又在爬升到4,000到6,000米高空時，發生了可怕的飛機機身結冰。結冰不但會導致飛機的很多部件失效，尤其是發動機和螺旋槳失效，更可怕的是還可能導致飛機機體外形的改變，整個飛機的氣動布局就跟著改變，升力減小，重量加大，結滿冰的整架飛機就會像石頭似的徑直栽下去。在邦德的鎮靜指揮下，機長德堪佐夫駕駛飛機，克服了機艙內的極度低溫低濕和空氣極度稀薄的環境，用螺旋槳甩掉了機艙外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冰霜，載着20多名乘客跨越北線「駝峰」，安全降落在印度東部的汀江。從飛機開始結冰就一直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的20多位乘客不約而同地鼓掌：「機長太棒了！」而邦德則對大家大聲感嘆：「生命，真是妙不可言！」只有經歷過大劫大難又重新回到人間的人，才會發出這樣的感嘆！

邦德通過歷險試飛，獲取了大量真實全面的地形和氣象資料，充分體察到了飛機設備性能和飛行中可能發生的各種突發情況。在邦德帶領中國航空公司為勘測開拓駝峰航線冒險奮鬥的同時，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在美國展開了積極爭取美方盡快同意開闢駝峰航線的游說和活動。中國軍民在極度艱難中以血肉之軀堅持抗戰，他們分分秒秒、時時刻刻都需要強大的物質支援和後勤保障。但當時的情況是許多好不容易從美國獲得的租借物資，沒有空中航線就無法運抵中國。據當時統計，因日軍封鎖，中國戰區實際接收到的美國租借物資僅為批准額度的20%。十萬火急！開闢援華空中航線已刻不容緩。蔣介石一個又一個急電催促宋子文，甚至動用宋美齡展開「夫人外交」。

生活點滴

●楊隱

回憶白蠟樹

童年的記憶裏，白蠟樹是家鄉的一道風景。白蠟樹是落葉喬木，生長在田埂上，河堤邊。春天開始發芽，葉子像羽毛一樣層層鋪開，風兒一吹，飄飄灑灑，像隻隻展翅飛翔的鳥兒。到了秋天，葉子變成金黃，彷彿給村莊掛上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白蠟樹樹皮粗糙，渾身是寶。堅韌的木材是製作傢俱和器具的好材料。枝條可以編筐，也可以被我們小孩子用來做玩具。樹皮性寒味苦，熬成水可以清熱燥濕、收斂止瀉，在中藥裏被稱為「秦皮」。更重要的，白蠟樹上可以放白蠟蟲，可以取白蠟。

初夏，當陽光變得有點灼熱的時候，拿河壩人用桐子葉包好蟲卵，裝在背兜裏，在天氣較好的清晨或黃昏來到白蠟樹下，不高的樹，用竹竿將蟲包挑着，掛到樹枝上；樹高的，一人爬上樹去，另一人將蟲包遞上，一個一個地掛在樹枝上。蟲包口四四方方的，用稻草繫着，從外面看，裏面除蟲卵外，好像還裝着一種白色粉狀的東西。大約一個星期左右，蟲包口有白色的蠟絲，幼蟲開始往外蠕動，這時候，人們又將蟲包撕開幾個小口，將蟲包搭在新鮮葉子上，幫助幼蟲慢慢爬到樹葉上安家，俗稱「放蟲」。我問父親，把蟲放到樹上，不怕咬壞樹子嗎？父親答不會咬壞樹子，還會長出金子。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幾天後，等幼蟲爬得差不多時，人們又將蟲包收回，裏面有用來留種的母蟲。而那些趴在枝丫上的白蠟蟲，吸食樹汁，分泌出潔白的蠟花，裹滿枝條。秋天，蠟花成熟了，大人們將樹枝砍下來，帶回生產隊公房裏，用刀將蠟花一點點刮下來，晾曬後，放在大鍋裏熬煮，最後提煉成一塊晶瑩的白蠟。白蠟可以用來點燈，可以拿到城裏賣錢。而城裏人買去，可以做藥膏，可以拋光，甚至可以用到軍工上。村裏如果有人發生肚疼、腹脹之類的毛病，用刀將白蠟刮一點點粉末下來，回家用溫水吞下，或拌一點點豬油蒸來喝了，立馬見效。那時候有一種藥，叫「雲南白藥」，在當時是一種神奇的萬能藥，不管啥毛病，都能用來治療。當然這種藥很貴，一般人買不起也買不到，那是供應的。童年的我就想，那一定是藥廠買了白蠟去生產的吧。

白蠟樹木材結實，質地堅韌，從市場上買回來的床、衣櫃、桌子、板凳、木盆、扁擔、鋤把、菜板，只要是白蠟樹木做的，都很耐用。童年時候我們玩的彈弓，是用白蠟樹枝熏彎做成的，好看又耐用；陀螺也是用白蠟木削成的，用鞭子一抽，轉得飛快。

隨着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今在家鄉是不容易看到白蠟樹了，但它像一道風骨和底色，永遠刻在童年的記憶裏。

詩詞度墨香

●梁君度



望江南·丙午春分

施學概 鞠躬

序曰：適逢龍抬頭。山好雲堆髻。江聲日夜流。

時辰巧，晝夜共均勻。煙雨新痕生萬物，雪梅清氣繡千春。浮世斷蠶塵。

無窮趣，調合與誰分。對語不知幽鳥意，忘言真見聖人恩。龍喚起耕耘。

丙午二月初二
2026年3月20日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敦煌壁畫中的十二星座

當我們仰望星空，會想到古希臘神話，想到北斗七星，想到銀河裏浪漫的愛情故事。還有和我們人生命運有關的十二星座。

當我們走進敦煌莫高窟，可以發現——宇宙裏十二星座也能住進佛國的世界。

在莫高窟的壁畫中，今天還在流行的十二星座並不是獨立成畫，而是分布於佛教星象題材之中，成為佛國世界的一部分。其中一處，就在第61窟的壁畫裏。

這裏，星辰不再只是天象，而成為佛教護法與星空秩序的象徵。

第61窟的十二星座，據說繪於西夏至元代時期，位置就在甬道兩側的熾盛光佛壁畫中。

畫面中央，是光芒萬丈的熾盛光佛，四周則是傳統中的九曜、黃道十二宮等星辰神祇環繞。

有人說這是一次跨越不同文明的「宇宙大合唱」——古印度佛教宇宙觀、古希臘黃道體系、中國星象傳統，在敦煌的莫高窟中完成了奇妙融合。

沿着南壁東端看起來，順次可以認識到這十二位星空使者。

一隻行走中的白羊，姿態自然，彷彿漫步在星河裏；一隻健壯的公牛，肌肉緊繃，充滿力量感；兩位並肩站立的男子形象，彼此呼應，神情莊重，這是代表著雙子座的寓意嗎？一隻張開雙螯的巨蟹，造型誇張而醒目；還有威武的獅子昂首而立，氣勢不輸佛窟中的護法神獸；處女座則是一位持物而立的天宮女，衣袂飄揚，氣質清雅；畫面裏出現的一架端正的天平，象徵宇宙秩序與平衡；很有進攻性的一隻蠍子身形緊湊，尾刺高揚，帶著幾分神秘與威懾；引弓射箭的半人馬，動感十足；還有令人驚艷的一個神獸，它不再是西方的傳統形象，而是龍首、魚身、帶翼的神獸，這是一種徹底中國化的改造；龍的威嚴、魚的靈動、翼的超脫，三者融為一體；天人手持寶瓶，清水

傾瀉而下，彷彿滋潤人間；兩條魚被帶子繫在一起，彼此追逐，象徵循環與連結。

敦煌壁畫不僅有十二星座，遺存的文書裏寫着它們的信息。

在莫高窟北區出土的唐代文獻《推十二時人命相屬法》殘片中，已經清楚列出十二星座的漢文名稱。這說明，星座不僅被畫在牆上，更進入了當時的命理與占星體系之中。

星辰，不只是裝飾，而是被理解、被推演、被信仰。此外，第287窟（西夏）壁畫中，也能看到類似的星座圖像，說明這種宇宙觀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延續。

那為什麼十二星座會出現在敦煌佛窟呢？

這就是敦煌位於絲綢之路的咽喉。作為貿易和文化的交匯口：來自古希臘的黃道體系，印度佛教的宇宙觀，和中國傳統星象學，在這裏相遇、融合、重構。

於是我們看到的，不是「西方星座跑到中國」，而是一套被重新解釋的星空上的秩序。

佛菩薩們在畫面的中心，飛天與星辰環繞四周。生命運行，因果不息，循環往復。



●61窟壁畫中的十二星座。

作者自圖

浮城誌

●楊雪

譚壩踏春

譚壩是川南瀘縣縣鎮的一個行政村落，因萬畝油菜花而遠近聞名。應喻寺鎮朋友相邀，在一個春和日麗的日子，前往踏春賞花。

譚壩原名壇壩，像一個潭子而得名。地勢平坦低窪，一遇暴雨，則易形成洪澇，舊社會生產能力低，村民們面對此種狀況，生活苦不堪言。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投入巨資，大興水利建設，水災病患得到排除，沃野良田重煥生機。

我們到了村裏，看見一片又一片金黃的油菜花開得熱鬧開闊，開得繁盛繽紛，偶有白花的梨樹和李子樹間雜其間，使整個場景恍若進入了一個花海包圍的童話世界。除了金色的油菜花，還有紅、橙、藍、紫、白等多個品種。近年譚壩的油菜花季吸引了無數遊客，在相關專家的指導下，譚壩成為多色品種油菜種植試驗地，不僅使田間地頭色彩繽紛，海內外的遊客激增，節日期間，遊客如織。譚壩，成了春日踏青賞花的網紅打卡地。

花海季過後，當成片成片的油菜籽掛滿枝頭，村民們將它們收割後交給附近的國家級現代農業產業示範園區，經加工後可食用。收入有了根本保障，村民種植油菜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譚壩走向了更廣闊的

世界。一陣陣溫煦的春風拂面，讓人既舒適亦讓人感嘆，昔日貧窮的譚壩，如今在一派繁花盛景的春日裏，在一陣又一陣純正濃郁的菜花香味中，正呈現一派生機勃勃的美麗畫面。

我時而穿行在油菜花盛開的田間地頭，沿着相應的旅遊指示牌不斷擰腰拍照，時而漫步在村裏已經硬化過的寬闊平坦、整潔的道路上，看見那一幢幢簇新的民舍新居，雪白的牆面上一幅幅新農村變遷的巨型圖畫，不覺讓人眼睛一亮，心生羨慕。牆面上生機勃勃的向日葵和麥穗飽滿向上的形態剛好與大地上的油菜花海形成遙相呼應的圖景，讓人感慨新時代蒸蒸日上步伐如春潮漫卷，勢不可擋。

面對萬畝油菜花海，不登高遠眺總會留下遺憾。登高遠眺，方能感知世界的遼闊和博大，方能明白萬物的深邃和綿長。在朋友帶領下，我們來到譚壩的貓貓山上，這裏建有觀景亭和遊人步道。滿山五顏六色的迎春花綻放着歡迎我們的到來，恰好與山下廣袤大地中的金燦燦的油菜花海相映成趣，炊煙裊裊，共同把這片土地美好的未來和期許，描繪成了一幅當下美麗自然的天然畫卷。

詩詞偶拾

山語人蹤，舊時光

山不語，卻把歲月說得緩慢而安詳。人蹤輕淺，也踏過一場場遺忘。舊時光從不喧嘩，只在石縫裏棲身，在樹影裏搖晃，在某個無人的黃昏，輕輕落在你的肩膀。

風來時，帶走浮塵，也帶走慌張；雨過後，山更青，心更亮。那些走散的人，遠去的事，都在山語間，變成溫柔的回響。不必追，不必尋，舊時光從未遠去。它藏在山的呼吸裏，人的足跡裏，在每一聲輕輕的嘆息裏，安靜，且長。

●孔憲元